



布老虎丛书

中短篇小说卷

(珍藏本)

倒影

崔京生 /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国防大学 2 061 4702 5

倒影

崔京生 /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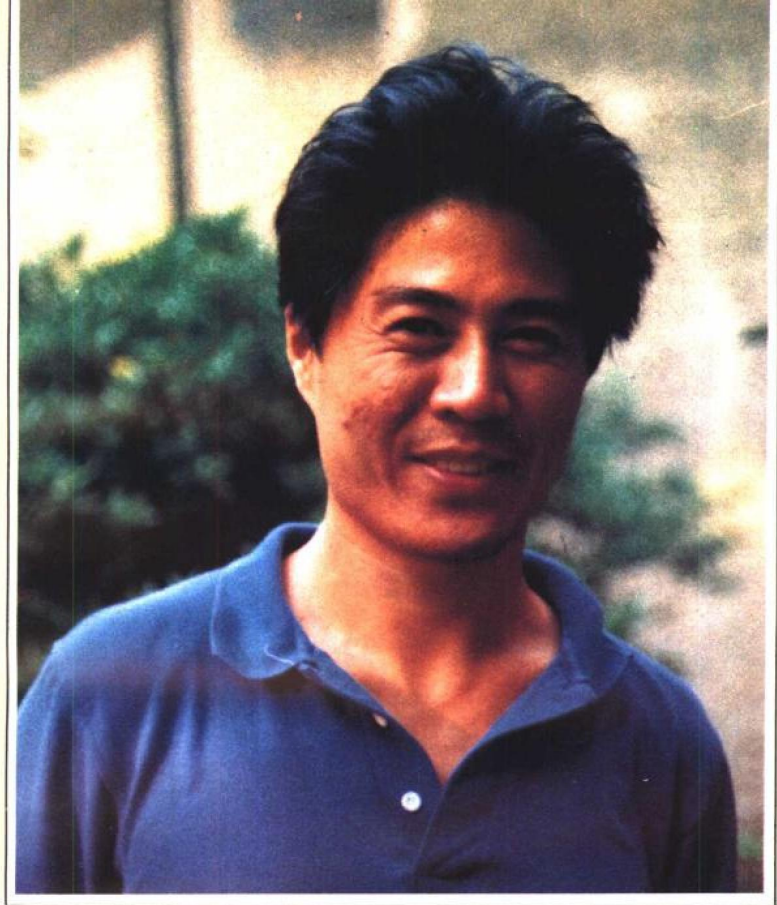
春风文艺出版社

(辽)新登字3号

倒影 DAOYING

著者:崔京生 丛书策划:安波舜
丛书主编:李勤学 刘烈恒
副主编:王德昌 责任编辑:高勇
责任校对:唐慧凡 封面设计:李法明
出版者:春风文艺出版社 邮编:10001
社址: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者:水利电力出版社印刷厂
字数:210千字 开本:850×1168 1/32
印张:10 版次:1995年1月第1版
印次:1995年1月第1次印刷
印数:20,000

ISBN 7-5313-1458-4/I·1290 定价:14.80元



崔京生，男性，祖籍山西岢岚，1951年生于北京。1969年赴黑龙江插队务农。1972年入伍，服役于326号登陆舰，后进修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，毕业后任东海舰队专业作家。中国作协会员。发表过长篇小说《纸项链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神岗四分队》、《远航》、《第Ⅵ部门》等，电影文学剧本《马路骑士》、《城市贴面舞会》等，长篇电视剧本《红颜》、《潮起潮落》等多部集，曾荣获上海市首届文学奖，法国第九届马赛国际妇女电影节大奖，全国第十四届电视剧飞天奖最佳编剧奖。

前言

开宗明义，所谓自选小说集，入围者必定是作家经过斟酌后，随心所欲了。

此书划分为短篇与中篇两部分。

七部短篇小说皆过去自己出版的小说集中未遴选过的，是近些年在各刊物发表作品之代表。它代表着我对短篇小说这门艺术的理解与追求。偶此拾集，恍若农锄于烈日田间，偶直腰眺望漫长垄沟，那被蒔弄过的透风来路与未经蒔弄过的密匝匝荒芜前方，不禁勾起心底一声感叹，却又无可奈何了。

《一个军人和他的倒影》系我首次尝试中篇小说创作，发表于80年代初《收获》刊物，时隔十余载。当时作品一经面世即引起社会争议，遭批判为“不要倒立地看我们年轻的一代”（引自《解放军报》登载标题），本人亦被办学习班端正思想，一段时间撂笔出游。这都是浮云往事了，选此篇入集为的是内心里记念与自勉。

《第Ⅵ部门》是我接受古今中外各小说流派思想最频繁密集

时期所写，从文字表述到文章结构上都属一次试验，它亦是我在文学摸索阶段中一重要标志，我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写出这一类作品了，夹于此集，做一枚永不褪色的标本吧。

可以说这是我的一次创作小结。借此衷心感谢负责出版《布老虎丛书》的朋友们，给了我这样一次宝贵机会。

作 者

1994 年 10 月

目 录

前 言	1
黑 道	1
老 乡	21
路 上	41
移 情	58
秋天里的一个下午	81
离开了土地的红高粱	93
剧 情	108
一个军人和他的倒影	129
第Ⅵ部门	223

黑 道

早晨，他来找他。

“有个人借了我一千块钱不还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说好一星期已经半年了，打电话老不在。”

“住哪儿？”

一张写了地址的叠烂的脏乎乎格子纸被打开了。他撂下正吸溜的热泡饭。

那是这座城市的远角，在他印象中那里摆满生锈的旧机械，尘土飞扬。“是上次要找打麻将的那人吗？”他用舌头清理着牙缝里的饭粒。

小山子片刻里惊讶地注视着他，说是。

他穿上衣裳，从抽屉里几把短刀中挑了一把可手的，揣进裤兜。

街道被海上涌来的大雾弥漫，看不清几步外的建筑物和行人，偶尔从弄盆里打出来一阵横风将粘雾撕开个口子，即刻又

胶合。汽车喇叭，铃铛声，窃窃私语和粘稠的步音使人仿佛置身于一种无力挣脱的幻境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他们一边走路一边说。

“你知道，我活儿好，在里边平时他们要我领班，监狱头头家有活儿也找我去做，手里有七八个小弟兄，他们看我跟上边挺吃得开，全服我，说出去以后找我，有事大家帮忙。其中有个赤佬麻将打得好，做手脚谁也看不出，在里边用牙刷柄做了一副麻将，玩玩总他赢，他说出来让我找几个大款干，钞票两家分。后来他找我我找你，你不干，我想想也没干。他又说在常州弄到一票中华香烟是烟梗做的，但外表看不出，跟正品一模一样，还缺一千块，我想想有赚头就干了。我刚出来没工作没钱，是借我爸我妈的，他们也没多少钱。没想到这赤佬跟我逗心眼儿……”

他走得快，小山子紧倒碎步才跟上。他们不时停下，分开，躲避迎面凸现的行人和树木。

“一票就少你这一千？他到哪儿弄不到一千？既然做这么大。”

“我后来想也是。”

他们挤上一辆公共汽车，车速缓慢，时而落在行人之后。

“这人什么样？”

白蒙蒙的前方，漂来漂去的车灯都长出一圈黄莹莹毳毛。

“年纪不大，白白的，喜欢娘娘腔。”

他注视着迎面扑来的不可穿逾的世界。

“是只兔子。”他贴着他耳朵根说。

“干过？”

小山子点点头，目光扫过四周。他个子不高，浮肿的脸盘

蒙着倦怠，使那丝笑靥看上去挺愚钝。

“想不想干？”

他嗤了一下鼻子，依旧盯住那琢磨不透的浓雾。

他们换乘上一辆带辫子的电车拐了几个弯，又换乘上一辆属于某公司的公共汽车颠了几站。雾霭在不易察觉地褪散，露出阴晦的空间，附近街道园林被水汽洗涤，鲜灵悦目。他们打问步行，在一块涂满跳跃色块的广告牌下他顿住，似乎要看清上面内容。这不过是一幅介绍新型透明牙膏的宣传。他目光扫过附近，大概记牢这地方特征，才离开。

一个蹲着生炉子看不见脸的女人露出裤腰与襟裾间一截白皙的后背，烟缕与残雾融汇，一股股松脂馨香。他们快步走过。猛然掀来一股葱油香浪，那大师傅用乌黑的炉钳夹起油滋滋的烤饼丢入一只玻璃鱼缸里。他发觉开始走进自己印象里，柏油路面出现一摊摊油渍，路旁堆着旧车床，旧铣床，旧钻台和不知名的重型机器，有的苦起泛白的雨布，四角叠压砖头，有的裸露光天，他们走进充满陈腐机油气味的街巷，两岸买卖旧五金机械的门脸店门内灯光幽暗，依稀可见擦起的齿轮钢管化纤胶板后面闪烁的目光，这些善于洞察的目光一直盯在他们背后。他们背负着这目光朝印象深处走，路边出现一些伫立的男人，穿着短大衣，手插进口袋，一个个神态似在等待什么人到来，又无所谓什么人到来，闲散中透出坐立不宁。他们看出他们在用眼神搭讪，走得更快了。路径曲狭昏暗，透出阴霾的阳光偶尔煜亮一座仿清式檐楼，划下一条令人心凄的暗影。他们听得见回响在巷壁的步音，脚下已变成碎石块铺的阡陌，不时有门户前摆着一只倒扣的箩筐，上面插满外国香烟硬纸盒。他们连续问过几家，小山子所持的地址渐渐变得含混不啻；有个老人对

他们的大声询问拒绝回答，露出敌意。他们在一个地方原地转了几圈，路口有一棵合抱粗的梧桐树，树杆上一截胶皮传动带绑着块纸壳，上面写着“收购国库券”。

“耍猴的地方。”他说。

“我也没来过……”小山子显出畏葸。

“到这里你还想要到钱？”

他们绕圈找到兔子窝。两层楼的简易建筑紧靠在铁道边，距光秃秃的铁轨仅几米。

开门的是个三十多岁男人，头发蓬杂，一副没睡醒的样子，只把门启开一道缝，露出一半脸与他们对话。

“他不在。”门里的人说。

“他不回家吗？”小山子急猴地问。

“不在。”

“这里不是他家吗？”

门里的人接过地址，肯定认出上面笔迹，肯定不止一次地遇到过这种情况。

“我已经打了半年这个电话。”

“你是他哥哥？”他问。

门里的人打量着他一直插在裤兜里不抽出的手，半天，才承认。

“那他家呢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是他哥哥怎么不知道！”

“我跟他早没来往！”

“在哪儿能找到他呢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他总得有个地方呆吧？你家还有别的住址吗？”

“不知道……”

“你父母也住这里？”

门里人摇摇头。

两个人困住，面临出乎意外的僵局不知怎么办。

这时，门关上了。

他们还听见里面扣上锁，骂了一句。

他说：“一千块，说多不算多，少又不算少，正是可要可不
要的数目。”

小山子脸色刹白，瞅着门牌。标志“支路”的门牌烧蓝崭新，是这座城市最近一次街道整顿后钉上去的。刀切似的狭路两旁稀稀拉拉栽着冬青树苗。用不了几年，它们长高，这条街就会掺混进大街小巷行列，让人再也剔不出毛病来。

小山子又找他的时候他正光着钻在被窝里看《潘金莲》，听见敲门，先退出录像机里的录像带，塞到枕头下，扯开密不透光的窗帘。

才几天，小山子眼睛已套了两圈乌晕，神色恍惚。他掏出香烟，递过一支。又斟了一杯施格兰冰露，问：“要回来了？”

小山子不甘示弱地咬紧嘴角，说后来想起，在里边时老有个女的来探监，身份是未婚妻，兔子很可能躲在未婚妻那里。他回到服刑的地方，编了一通谎话，查了旧档，没查出兔子未婚妻来，却意外搞到兔子父母住址。

“先乘 83 路，再换 275 到底。”

小山子把地址摊给他。

地址用圆珠笔抄到一张印有劳改农场字头的无格信笺上，

寄生出不容置疑的可信性。

“好吧。”他穿上衣裳，打开抽屉，取了一把折叠刀揣进兜里。

走到门口时，他停住，盯住小山子琢磨一阵，趑回，拉开抽屉，把折叠刀扔进各式各样刀子堆中。

“顾客同志们，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88018 部队，今天到这里，特为您排忧解难，解除您脚上的痛苦……”马路上铺起婆娑树荫，尖挺碧翠的水杉树针，粉嫩的樟枝芽，梧桐毛茸茸的叶片，在晌午温柔阳光下纷纷透明鲜亮，很像彩色玻璃纸剪就贴上去的，不动不摇，样子虚假。“这种鞋垫……”商店喇叭里循环唠叨着一个东北腔男人的声音。

连日晴好，车轮辗过，尘埃乱飞。

车穿过横贯城区的那条有名的臭水浜，一段上次去兔子哥窝时曾经过的路，一段由长长的广告牌组成的路墙；车厢里人昏昏欲睡，售票员的吆喝也变得简短乏力。他们混迹人群，没人知道他们心中所想，就像他们不晓得别人心里盘算什么一样。想到去会一个想象不出的老人，或者老俩口，加上兔子，也许还有个细皮嫩肉的兔子妹妹，他一时不明白自己去干吗，干吗非要去一个陌生地界。枯燥乏味的建筑群被穿越时，时间化做虚无，眼前不过是一连串永无尽端的色彩在流淌。

汽车停在一汪汪蓝色积水之间，车轮压过水洼，污水愈合后很快复原。他们下车徘徊绕行。远处大烟囱拖着冗长的尾巴，撒下霰粒和呛鼻的芳香。

他们顺着楼幢夹起的路寻找，楼区外种着大片蔬菜田。后来，他们停在一幢楼下，他说：“上去你别多嘴，这次听我的。”“嗯。”“要是兔子在，你约他出来，不在就算。”“嗯。”“万一动

起手来别软。”“嗯。”他们一前一后走上楼梯……

后来，他回忆起当时情景，总怀疑中了一个预先设计好的圈套。他始料不及地与脑子里游忽不定的兔子爸相见时，后者正靠在一把藤椅里看电视，两只脚叠搭在一把蕉黄色塑料板凳上，两者之间相隔的那扇门大敞；这是那种一大一小直筒式单元房，里边窗肯定也敞着，一股夹着旧家具味的风穿堂而过。兔子爸察觉到门口光线被遮蔽，拧过脸，装出一副预感到某种威胁降临的恐惧状，姿势停在一种无依无靠的吃力位置上。

“他不在！”

听到询问，兔子爸一口咬定的回答。声音引起里间屋反应，这正是他后来断定自己中了圈套的又一个依据。隔在两间屋之中的毛玻璃屏风上晃过人影，发出布片瑟瑟磨擦，但没人走出来。

“噢？是他跟我们约好的今天下午来这里，怎么会……”他边说，边不请自入。

“他说让你们来这里？”兔子爸警戒地盯着他俩。

“那当然，对吧？两点？在这里？”

小山子捕捉着他眼色，点点头，说：“我在里边跟他一块的。”

兔子爸没再说话，目光没松劲，嘟囔：“他不在……”

“他没给你留下话？”

兔子爸目光盯住电视没理他。

他们仨三足鼎立戳在屋中央，仿佛有股力量把他们固定在某个极限位置上，一方移动都会牵扯它方。他借机会打量室内，周围没几件家什，墙壁贴着挂历上裁下的美人头，那台十二寸黑白电视机里正播放越剧，一闪一泯。他目光落在挂着的老式相框上，里边铺列着大大小小的相片；小山子手指在一张几个

人合影的相片上点点。那是个顶多十二三岁的男孩，生着眉清目秀一张脸，惊诧地看着他。他正想仔细寻找兔子长大些的模样，觉出脑后有人走出。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，清癯干净，眼睛里同兔子爸一样充满恐惧。

“找他的。”兔子爸说。

兔子妈没吱声，径自干家务活儿。他中圈套的关键就在这里，自认为里间发出声音的人走出来了。他当时说：

“他把我们约来是布置新房的，他说他下个月要结婚。”

“他？哪儿有房？”

“不清楚。”他模棱两可回头看看小山子。

“是不是女朋友有房？反正他约我们来帮忙。”

两只老兔子面面相觑。他们肯定没料到这种说法，狐疑地瞧着他俩。

“你儿子结婚都没告诉你？别是骗我们……”

“他不是我们亲儿子，是领养的。”

兔子妈忽然说，气氛一下子沉默。半天，他看看小山子，小山子神色绝望，还在猛劲打量四周，肯定是在估量有什么值钱东西可以捎走。

他牢牢记住的就是这个细节：兔子妈走回里间，一会儿，又出来。

他后悔当时没闯进去看看。

“走吧？”他对小山子说。

兔子妈在背后搭腔：“他一直没回来过，这里没他一样东西，他要是真对你这么说的，你去他女的那儿看看吧，也许说的是真的。”

从那双干涸的眼睛里他尝到了母性绵绵柔肠的滋味儿。兔

子妈说不出兔子女的地址，只知道她在闹市一家商场里做营业员，叫彭小军。

他们刚离开屋子，门就在身后砰地关死。

走在路上，他们算算时间，认为赶到那家商场还来得及，便加快脚步乘上就近一趟开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。两人都陷入沉闷寡言，但毕竟索债的线索没断。可前方真有那座商场和叫彭小军的女人吗？他脑袋里转悠过刚才发生的一幕幕，没有一幕是他料及的，又没一幕不在他意料之中。“这钱我说没了，信不信？”他脱口而出，看出小山子也预感到前景不妙，却极力不肯承认现实。车刹住，前方发生交通堵塞，售票员唤大家下车改乘别的线路，乘客们纷纷抗议，又不得不下车，因为车确实不再前驶。售票员说凡是经过十字路口的车辆统统调头返回，此地已成临时终点。

他们随大流，人们正议论一家商场的厅檐突然塌落，砸死个路过的姑娘，姑娘是为家里生病的老人去抓中药，老人生命垂危……他们挤进人堆，从缝隙看见一摊冒烟儿的砖砾，有一条穿着紫堇色羊皮高跟鞋的小腿优雅地露出碎块底下，没有血迹，同时压在下边的还有一根露出两端的 芋麻绳，倒很像一处专供电影拍摄所布置的现场。他们换上一辆电车，电车行了半站路，辫子掉下来，咣地砸在车顶棚，司机和售票员懒洋洋地弄了半天，车才重新启动。他们始终保持沉默，小山子抬脸看见一团火在他眼睛里燃烧。车辆缓缓爬上臭水浜，一顿一顿，慢得就像下坡，终于停在桥上，不管后边车群怎样撒喇叭，一动不动。“都下来帮忙推呀！”售票员手撑在门上喊，自己不下车。

“推啦！”他的吼叫使周围人看着这里。

车轮在嘿哟嘿哟声中抽不冷甯出去。

他们赶到商场时，已关门打烊，夕阳斜倚的牢固铁门上赫然印着营业时间：8：30—5：30。

“有个人一次次告诉我咱们是十足的傻瓜！”

“那天离开那儿，老东西就跟脚下楼，打电话给彭通风报信，然后叫了一辆‘的’，赶到咱前边，在十字路口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，为的是拖住咱们在路上。当天晚报上说，屋主早在路口竖牌子拦绳子，提醒过路人危房要倒请绕行。那女学生丧命就是个谜。

“还有，路上乘的车一个劲出毛病。

“其实咱们没迟到，商场五点半下班，咱们五点一刻到的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一直怀疑真有个姓彭的！”

“谁跟你这么说的？”

“别管你，我现在对他们根本不相信！”

“谁？不可能！”

他指指脑壳，眨动眼角，嘴唇狡黠地翘起来说：“我也不信，可这里总在搞！”

“瞎七搭八！”

他摇摇头，叹道：“在城里，什么事都可能。”

“可我去过啦！他们告诉我彭小军就在柜台上，商场连续效益差，一直提早关门。”

那天，小山子看见他脸上表情凝滞住，像是无泪在哭。

这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商场有着独自特色：面积很大，走进进去比在外边想象的大得多，仿佛前身是个室内竞技场，地面